



文化艺术出版社

毛格街凶杀案

EDGAR ALLAN POE

作品精选





爱伦·坡作品精选

Edgar Allan Poe

毛格街凶杀案

[美] 爱伦·坡 著
高玉明 冯 采 等 译

RBG18/09

I712.4
169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格街凶杀案: 爱伦·坡作品精选 / (美) 爱伦·坡著;
高玉明, 冯采译.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7
ISBN 7-5039-2211-7

I. 毛… II. ①爱…②高…③冯… III. 短篇小说-
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5277 号

根据 Free Spirit Publishing 1947 年版《Allan Poe
Stories》译出

毛格街凶杀案

——爱伦·坡作品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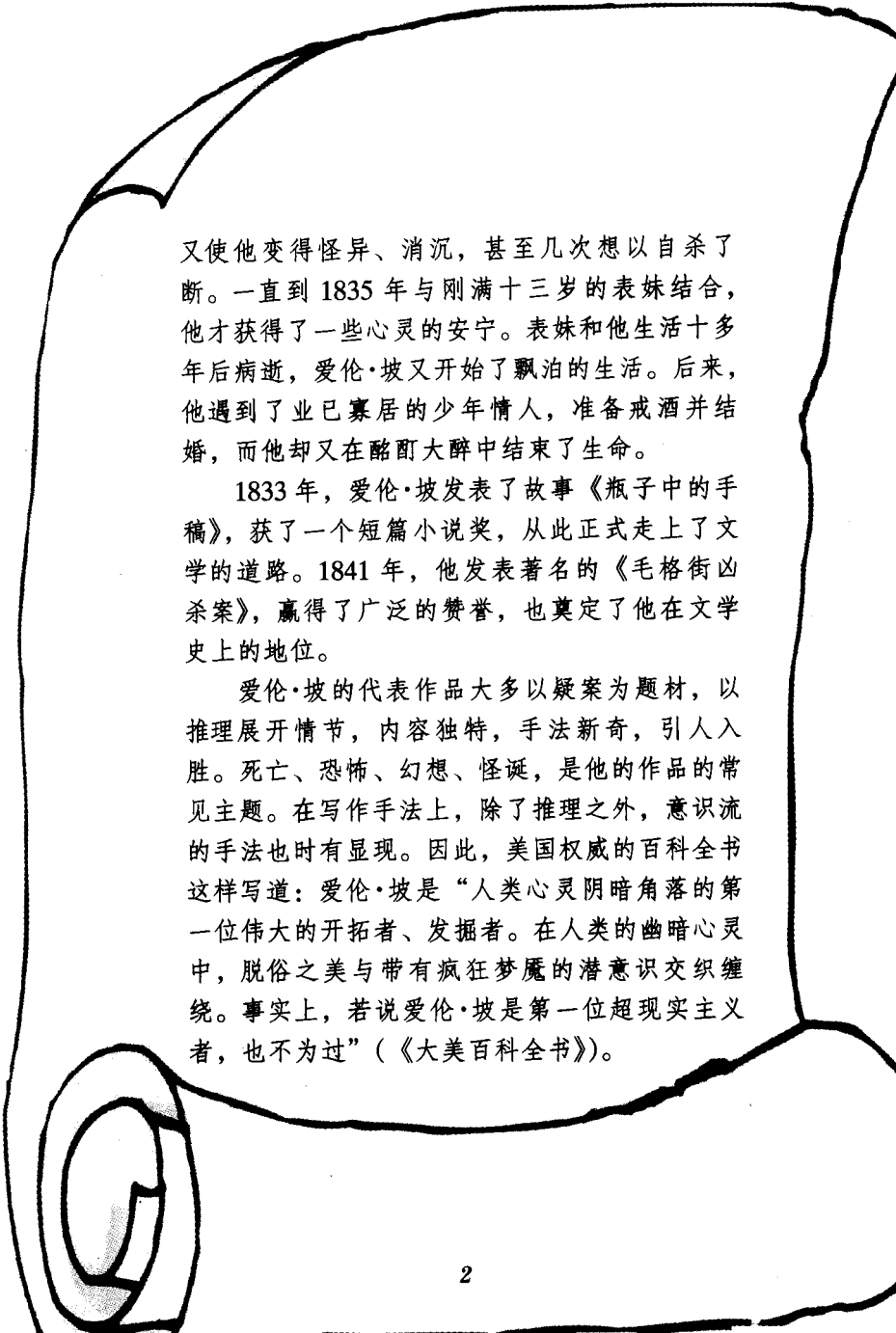
- 著 者 [美] 爱伦·坡
译 者 高玉明 冯采 等
责任编辑 李世跃
封面设计 每天出发坊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books.com
电子邮件 editor4@whysbooks.com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625
印 数 1-6000 册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211-7/I·997
定 价 19.6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作者简介

埃德加·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 1809 ~ 1849), 19 世纪美国小说家、诗人、评论家。他出身在波士顿的一个流浪艺人之家, 母亲是位才貌双全的演员, 父亲因爱母亲而弃商从艺, 但演技平庸, 常常以酒浇愁, 后又负气出走, 爱伦·坡就此失怙。三年以后, 母亲积劳成疾, 一病不起, 爱伦·坡也就成了孤儿。其后, 爱伦·坡由他的教父约翰·爱伦收养, 改姓爱伦, 但他不喜欢这个名字, 成人后发表作品经常署名埃德加·爱伦·坡。

爱伦·坡曾两度进入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和西点军校), 而且他涉猎广泛, 除文学、语言之外, 历史、物理、生物、天文都在他的视野之中, 尤其精通数学、化学和医学, 再加上天资聪颖, 真可以算得上是奇才。除此之外, 击剑、骑马、游泳等体育运动, 他也样样精通。但是, 坎坷的生活经历使爱伦·坡变得多愁善感、放浪形骸, 甚至染上了赌习与酒癖; 而情感的几次波折



又使他变得怪异、消沉，甚至几次想以自杀了断。一直到 1835 年与刚满十三岁的表妹结合，他才获得了一些心灵的安宁。表妹和他生活十多年后病逝，爱伦·坡又开始了飘泊的生活。后来，他遇到了业已寡居的少年情人，准备戒酒并结婚，而他却又在酩酊大醉中结束了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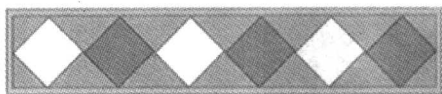
1833 年，爱伦·坡发表了故事《瓶子中的手稿》，获了一个短篇小说奖，从此正式走上了文学的道路。1841 年，他发表著名的《毛格街凶杀案》，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也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爱伦·坡的代表作品大多以疑案为题材，以推理展开情节，内容独特，手法新奇，引人入胜。死亡、恐怖、幻想、怪诞，是他的作品的常见主题。在写作手法上，除了推理之外，意识流的手法也时有显现。因此，美国权威的百科全书这样写道：爱伦·坡是“人类心灵阴暗角落的第一位伟大的开拓者、发掘者。在人类的幽暗心灵中，脱俗之美与带有疯狂梦魇的潜意识交织缠绕。事实上，若说爱伦·坡是第一位超现实主义者，也不为过”（《大美百科全书》）。



目录

- 毛格街凶杀案 1
- 玛丽·罗热神秘案件 35
- 被盗的信件 77
- 与木乃伊倾谈 97
- 威廉·威尔逊 115
- 红色死神面具 135
- 厄舍大厦的倾覆 143
- 梅岑格斯坦 163
- 钟楼上的恶魔 175
- 怪异天使 185
- 瓦德马先生病案真相 197
- 一个完全伤耗了的人 209
- 德奥姆莱特公爵 223
- 黑猫 231
- 一桶阿蒙蒂拉多酒 243
- 金甲虫 253
- 山鲁佐德的第一千零二个故事 287



跳蛙 307

瓶子中的手稿 319

卷入漩涡 331

深山惊梦 349

眼镜 363

椭圆形画像 3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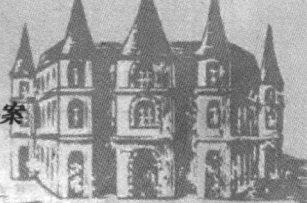




Ailunpo

Zuo pin jing xuan

毛格街凶杀案



任凭海妖唱什么歌，或者任凭阿基里斯混在女人堆里冒用什么名字，就是再难猜的谜，也总能猜破。

——托马斯·布朗爵士

所谓分析乃是一种不能加以分析的才智。我们对分析力的评价，只是根据其效果而已。我们知道，分析力只属于它的拥有者，当具有分析力的人随心所欲地运用它时，总感到其乐无穷。大力士喜欢炫耀自己的力量，喜爱锻炼肌肉之类的运动；分析家则喜欢解疑释惑的脑力活动。分析家甚至从最细微的施展其天才的活动中获得快乐。他偏爱难解的问题，喜欢猜不透的难题，喜欢象形文字符号。凡是解开一桩疑难，都可以显示出他解决问题的敏锐才能，这些疑难在智力普通的人看来就像天方夜谭一样。他用分析方法的精髓所取得的成就，实际上完全是凭直觉产生的。

这种解决问题的才能有可能是精通数学的结果，特别可能是由于精通高等数学，即所谓的解析。其实不然，只是因为它运用逆算法，才称为解析。但计算本身仍等于分析。比如说，下象棋的人，并不在分析上下功夫，只在计算上费心机。因





此，象棋比赛在智力特征上的结果被大大误解了。我现在不是要写一篇论文，而是想通过随意的观察来开始我的多少有点离奇的故事。因此，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声明，较高的思考能力用在看不出什么花样的跳棋上，比用在苦心推敲的象棋上，更见效果，更显得有用。下象棋时，各子都有古怪的下法，具有多样性和易变性，只是复杂而已，却往往被人错当作深奥（这不是不寻常的错误）。下棋一定要聚精会神，如果出现了一处疏忽，就会导致失败。象棋的下法不仅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错综复杂的。出现这种疏忽的机会是很多的，而且赢家总是精神集中的棋手，却并非更为聪明的棋手。而跳棋却与象棋正好相反，其棋子的下法是单一而没什么变化的，出现失误的可能性就减少了，因此就不必全神贯注，双方的优势往往被稍为聪明的人获得。为使叙述不那么抽象，我们来假设一盘跳棋，只剩下四个王棋——当然，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什么疏忽了。这样，每一步都需要用心推敲才能取得胜利（因为双方都是平等的）。其结果是充分运用聪明才智的人取胜。分析家如果碰到毫无对策的情况，总是专心研究对方的思想，设身处地地去揣摩一番，这样常常一眼便看出惟一的招数（有时这招数确实是简单得可笑），这些招数可能导致对方出错或导致计算错误。

惠斯特纸牌游戏因其对计算能力的有益影响而长期为人所知，智力超群的人往往沉湎此道，感到其乐无穷。他们认为，除了惠斯特之外没有其他类似的游戏能如此多地体现分析的才能。世上最好的象棋选手可能只比最好的跳棋选手强一点，而精通惠斯特则意味着在所有用脑子思考的较为重要的事业中都有成功的能力。我所说的精通，是指在游戏完美发挥，包括通晓一切能够取得合理优势的窍门。这种窍门不仅五花八门，而且形式繁多，经常存在于思想隐秘的地方，这是一般人理解不了的。专心观察的人，记忆力必定强，因此，专心致志



的下象棋的人，玩起惠斯特准会非常出色；而霍伊尔牌谱中的规则（它们是根据纯粹的游戏技艺制定的）通俗易懂。所以，通常人们认为想要精于此道，必须拥有好的记忆，而且根据“书本”来行事。但碰到规则范围以外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具有分析力的人的牌技。他悄悄地做了许多观察和推论，说不定他的牌友也在这么做。他根据获得信息的多少进行推论，不太多地依赖不同的推论，而是依赖观察的质量。

获取知识需要观察。我们的选手决不会只顾自己打牌，也不会仅仅把赢牌当作目标。他会观察搭档的表情，并仔细与对手的表情进行比较。他估算每个人手里牌的分配类型，经常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眼神来计算王牌和大牌的分布情况。当每个人出牌时，他注意观察人们脸上的每一丝变化，看人家是自信还是惊讶，是喜悦或懊悔，从种种不同的表情中收集思考的资料。对方集拢赢得的一墩牌时的神态，想隐藏自己的焦虑或粗心的神态，数墩数时排列的次序，窘迫、犹豫、渴望或慌张——所有这些都逃不过他类似直觉的观察，这些都向他暗示着事情的真相。玩了两三圈之后，他就完全掌握了每个人手里的牌，这样他胸有成竹，出牌就能准确地达到目的，就好像对手把自己的牌亮给他看过似的。

这种分析能力不应与单纯的足智多谋相混淆，因为善于分析的人必然足智多谋，可是足智多谋的人往往不擅长分析。足智多谋往往通过建设性或综合性的能力表现出来。骨相学家把推定能力和归纳能力归因于一种特定的器官，设想这是一种原始的才能，据我看来这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能力经常能从这些智力低下的人身上看到，所以吸引了心理学作家的注意力。在足智多谋与分析能力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实际上超过了幻想与想象之间的差异，但它们之间的某种特性却是非常相似。实际上不难看出，聪明的人总是充满幻想，而真正有想象力的





人必定爱好分析。

下面一段故事，将能为读者提供一些对上面一番议论的注解。

18××年春天和夏天的一段时间，我住在巴黎。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叫西·奥古斯特·迪潘的人。这位年轻的绅士出身富贵，可以说是出身在显赫的家族之中，但经过一系列不幸之后，他的家族逐渐衰败了，他也变得意志消沉，不再激励自己，也无意重整家业。经他的债主同意，他才保留了他遗产的一小部分。他利用这些遗产的收入，精打细算地努力维持着必要的生活所需，别无奢求，书是他惟一的享受。在巴黎，这些书是容易得到的。

我们初次见面是在蒙玛特街一家昏暗的图书馆里，正好都在寻找同样一本非常珍贵的名著，这使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交流。我对他的家庭历史非常感兴趣，他也向我坦率地详细讲述了自己和家庭历史。我对他的广闻博识感到惊讶，尤其是他那海阔天空、生动活跃的想象力，给我强烈的震撼。

在巴黎要寻找的目标找到了，我感到与这个人的交往对我来说将是一笔金钱买不到的财富，并且把这个感受坦率地告诉了他。最后我们决定，我在巴黎盘桓期间，跟他住在一起。由于我的经济条件要稍微好一些，所以就由我来支付房租。我们根据之间共通的异想天开的忧愁性格，租下了一套奇怪的房间。这座房子位于市郊圣杰曼区，地处偏僻，式样古怪，摇摇欲坠，相传是凶宅，荒废已久，但我们对迷信并不在意。

如果我们在此地的生活方式为世人所知的話，人们一定会认为我们是疯子——即使可能是不会害人的疯子。我们的隐居生活是完美的，我们拒绝一切来访，实际上，我的亲友都不知道我隐居的地方，而迪潘多年来在巴黎一直不愿见人，也没人认识他。我们就两个人单独生活在一起。

我的朋友心中有着荒诞不经的幻想，他喜欢黑暗——这是



他的一个怪癖，除此之外还能称作什么呢？我也不由得染上了他的这个怪癖，我屈从于他尽情发挥的狂野的奇思怪想。这种阴郁的情形并不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我们有办法把夜神请进屋内。第一天黎明到来时，我们关上了房子所有结实的窗板，点上两支小蜡烛，加上浓烈的香料，只投射出一点最可怖的幽幽光线。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把灵魂埋在梦中——看书、写作或谈论，直到真正的黑暗到来时的钟声惊醒我们。然后，我们一起手挽手到街上去散步，继续白天的谈论，或毫无目的地闲逛，走得很远很远，一直逛到深夜。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城市之中里怕人的灯光和阴影的交错中寻求无穷的心理刺激，这种心理刺激只有凭冷静的观察才能领略得到。

在这个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谈论和赞扬迪潘非凡的分析能力（虽然我早已领教过他丰富的理想主义）。他看起来也似乎巴不得露一手——如果并不全是卖弄的话——他毫不犹豫地承认从中获得的快乐。他带着低声的轻笑向我吹嘘说，对于大多数人的心思，他可以一眼看透。他对我的心思真是了如指掌，常常当场拿出这种惊人的根据，证明他说的一点不假。这时他的态度是冷漠和抽象的，他的眼神是茫然的，而此时的他嗓音（通常是洪亮的男高音）提到了最高音，听起来像是在发脾气，但表述还是从容、谨慎而且清楚明了。当看到他处于这种心境时，我经常沉思在有关双重性格的古老哲学之中，用两个迪潘（创造性的和分析性的）幻想来取悦自己。

看了这一段描述，请别以为我是在细述什么神秘故事，或正写一个冒险故事。我在这个法国人身上看到的仅仅是一个激动的或可能是为疾病伤害的智力的表现。但要说明他在这时期言论的特征，最好还是举个例子。

有一天晚上，我们沿着皇宫附近一条肮脏的街道漫步，因为我们两人各自都在思考，我们至少有 15 分钟没说一句话。





突然，迪潘开口说了这些话：“他是一个非常矮小的家伙，那是真的，可是到‘多彩剧院’去演出倒不错。”

“这一点毋庸置疑。”我脱口而出，并没有意识到（因为我只顾沉思冥想）迪潘也和我一样处于沉思之中。随后我马上回过神来，我感到无比惊讶。

“迪潘，”我正色道，“这很让我惊讶，我不得不说我被搞糊涂了，几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你怎么能知道我在想……”说到这儿我住了口，要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当真知道我在想谁。

“……在想桑蒂伊，”他说，“你为什么不下说？你刚才不是在想他个子太小，无法演悲剧？”

这正是我刚才想着的事情！桑蒂伊原是圣丹尼斯街的一个补鞋匠，他非常想做演员，曾经粉墨登场，演过克雷比荣悲剧中的泽克西斯这个角色，谁知却弄得声名狼藉。

“看在上帝的份上，快告诉我，”我叫道，“这方法——如果有方法的话——你用什么方法彻底了解我的想法的。”实际上，我拼命想掩盖，还是不免流露出惊讶的神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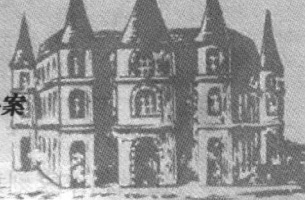
“是卖水果的人。”我朋友说，“他引导你得出这个结论，即这个修鞋匠个子太矮，不配演泽克西斯这类角色。”

“卖水果的人！——你太让我吃惊了——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卖水果的人。”

“刚才那个偶然碰到你的人——大约 15 分钟之前吧。”

我想起来了，一个卖水果的人头上顶着一大篮子苹果，差点把我撞倒，就在我们从西小街走到这条大街上站在那里的時候。但这与桑蒂伊有什么关系，我实在不能理解。

迪潘一点也不像是在骗人。“你听我解释，”他说，“你就能清楚地理解一切了。我们先回到让你吃惊的缘由上来，从我对你说话时到问到卖水果的人的问题时。这上面说的几个环节是这样的——桑蒂伊，猎户星座，猎户星宿，伊壁鸠鲁，石头



切割，街上的石头，那个卖水果的人。”

人们在生活中有时总不免要细细玩味自己的思路，通过这些步骤实现他们自己头脑里的特殊结论。这种玩味经常充满趣味。他第一次尝试时，对明显无边际的距离从起点到终点之间的不连贯感到吃惊。当我听到这个法国人刚才所说的话，以及当我情不自禁地承认他所说的是事实时，我心里那份惊讶甬提有多大了。他继续说：

“我们一直在讨论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在我们离开西小街以前还在谈论，这是我们讨论的最后话题。当我们走到这条街上时，一个卖水果的人，头上顶着一个大篮子从我们身边快速走过，那里的人行道正在修理，堆了一堆石头，他把你撞到一堆铺路石上。你踩在一块松散的碎石片上，滑了一下，脚踝受了点轻伤。你有点恼怒，咕哝了几句，转身看了一眼这堆碎石，然后默默地继续前行。我不是特别注意你的行为，但观察已成为我的习惯，我不得不这样做。

“你定眼看着地面——急躁地说了几句，看着人行道上的水洼和车印（所以我看你可能在想着这些石头）。等到我们来到那条叫拉玛丁的小胡同——这条胡同被试验性地铺上了纵横交错的平整的砖头，这时你脸上才露出了笑容，你嘴唇在动，我敢断定你在低声说‘石头切割’这个词——一个非常适合这段人行道的词。我知道可能你联想到了原子上，否则你是不会对自己说‘石头切割’的，因此就会想到伊壁鸠鲁的理论，既然我们不久前还在谈论这个话题。我告诉你他是如此非凡，但却仍没能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这位伟大的希腊人的模糊猜测后来得到了星云学说的承认。我认为你免不了要注意猎户星座的大星云，我当然希望你会这样做。你抬头看了看，现在我敢保证我已经准确地跟上了你的思路。但昨天《博物馆报》发表了一篇恶意讽刺桑蒂伊的文章，看起来像是以前的缪斯写的，这





位讽刺作家刻意挖苦这位补鞋匠，说他穿上厚底戏靴，就改了姓名，还引用了我们常提到的一句拉丁诗句。我已经告诉你这句诗说的是猎户星座，以前写作猎户星宿，这种解释有些尖刻，我知道你不会忘掉它。很明显，你想把猎户星座和桑蒂伊的两种观点联系起来。你也这样做了，我可以从你嘴角露出的笑意里看出来。你一定想到了这位穷苦的补鞋匠的殉死。到现在为止，你一直在低头看你的步子，现在我看你把头抬很高，然后我就确定你想到了桑蒂伊矮小的个子。这时，我打断了你的沉思，说了最初的那句话，实际上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那位桑蒂伊——他到马戏班去演出还不错。”

这以后不久的一天，我们正在看《论坛报》晚刊，以下的几段文字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离奇血案

今天早晨，大约3点钟，圣罗克区的住户被一阵连续可怕的尖叫声从睡梦中惊醒，很明显，尖叫声是从毛格街一座房子的四楼传来的。人们知道这幢房子里只住着列士巴奈太太和她的女儿。本来大家打算开门进去，但门打不开。稍微耽搁了片刻，后来有人用铁棍撬开了大门，有八九个邻居在两名警察的陪同下冲了进去。这时喊叫声已停了下来，但当人们走到第一段楼梯时，又传来几声愤怒的粗野的争吵声，好像是从房子的上部传来的。当人们爬到第二级平台时，这声音也停止了，一切变得特别安静。大家便分头搜寻，一间房一间房地察看。最后到了第四层一间大卧室（房门原是反锁着的，钥匙在里面，后被用力撞开了），眼前的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在场的每个人都大惊失色。